

不愿文面的女人

张昆华 著

亚洲唯一的古老奇俗，原始神秘的氏族世界
震撼心灵的曲折爱情，荒蛮劲猛的战争场面
第一部反映中国云南独龙族生活的长篇小说

文匯出版社

不愿文面的女人

张昆华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愿文面的女人/张昆华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5496 - 0924 - 6

I. ①不…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9411 号

不愿文面的女人

作 者 / 张昆华
责任编辑 / 张 涛
特约编辑 / 成 蓓
封面装帧 / 文 德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6.875

ISBN 978 - 7 - 5496 - 0924 - 6

定 价 / 28.00 元

目录 CONTENTS

一、泉水·····	001
二、文面·····	010
三、雨夜·····	021
四、翻山·····	029
五、雪花·····	041
六、镜子·····	048
七、驿站·····	060
八、林中·····	070
九、火塘·····	079
十、思绪·····	089
十一、木刻·····	098
十二、狩猎·····	107
十三、提亲·····	115

十四、出走	125
十五、胸怀	136
十六、巢居	146
十七、阿妈	157
十八、逼婚	167
十九、墓前	178
二十、拥抱	186
后记	198
附录一：张昆华出版作品要目	204
附录二：张昆华获奖作品要目	208

一、泉 水

春姑娘迈开轻快的脚步，踏着布谷鸟的一声声啼鸣，来到了高黎贡山和担当刀卡雪山之间的独龙江峡谷。于是，冰雪在悄悄地消融，泉水在淙淙地流淌，草籽在性急地发芽，马樱花在含羞地绽放……

独龙人常说：春姑娘为什么会这样美丽？因为她用两面镜子来打扮自己。太阳是一面金色的镜子，月亮是一面银色的镜子。春姑娘在白天和夜晚都能从太阳和月亮的光辉里映照出自己的容貌，然后再用光彩和泉水来浓妆淡抹，使自己青春焕发。

独龙姑娘多么希望自己也有像太阳和月亮那样美好的真正的镜子啊！

可是，阿妮和阿嬷两姐妹，却连一面镜子都没有。阿爸宽慰她们说，等她们长大，等她们出嫁，就会有镜子了。因为镜子很难买。镜子在贡山县城的百货公司里，倒是多多的有。但那要翻过五千多米高的高黎贡山，走三天的路程才能到达。而一

年当中，又有七八个月是大雪封山。这时期，独龙江峡谷与内地完全断绝了交通。除了雄鹰能展翅飞越高黎贡山而外，就连那有着四只蹄子的麂子、马鹿也穿不过高山上的冰雪封锁线。积雪的山垭口比天还高啊，人，更是无法翻过去的。

现在好了，春姑娘唱出了自己的歌声。冰雪的世界在慢慢地缩小。绿色的森林和彩色的花朵，在迅速地扩展自己的天地；它们手挽手地从温暖的独龙江峡谷逐步攀登到高高的雪峰……

当残雪碎冰全部消融，垭口可以通行，从雪山那边过来的人，会给独龙姑娘带来镜子么？

此时，阿妮和阿嬷坐在自家的阳台上，眺望着银雪皑皑的山峰，在苦恼而又愉快地思索着，希望镜子能美化她们的生活。

阿爸的话可信么？要长大才给用镜子。阿妮和阿嬷不是已经长大了吗？当然啦，在阿爸的许诺里，在“长大”的后边还有一句话是“出嫁”。出嫁？什么叫出嫁？就是像那些大姐姐，披上鲜艳的独龙毯，跟一个男人去别的村寨，永远地离开自己的家，去围着另一个火塘生活么？

“哟！多害羞呀！”阿妮用双手蒙住了自己的脸。

“哎！多难过呀！”阿嬷把脸贴在膝盖上，斜视了阿妮一眼。姐姐为什么蒙住脸还在偷偷地发笑呢？也许，姐姐和自己都在想着镜子？

人们都说，阿妮和阿嬷不但长得一模一样，而且都同样的

漂亮。有时，她俩把对方当作自己的镜子。阿妮从妹妹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长相；阿嬷从姐姐的脸上，折射出自己的光彩。阿妮和阿嬷总是形影不离，就像是茂顶氏族两朵并蒂开放的鲜花。

此时，走进庭院里的人都在向阿妮和阿嬷投来羡慕的眼光。他们都为自己的氏族里有这么美丽的姑娘而感到骄傲呢！

这倒不是因为阿妮和阿嬷的阿爸茂丁是茂顶氏族的族长而有意奉承她俩。特别是邻居卜松大爹还说，他走遍三百里独龙江峡谷，确实没有比阿妮和阿嬷更漂亮的姑娘喽！要是在从前，姑娘的姿色愈美愈会招来灾难。也许是出于一种传统的习惯吧，这时，卜松笑眯乐呵地看了阿妮和阿嬷一眼之后，走到茂丁身边，悄悄地说道：

“茶花鸡的脸红了，要唱找窝的歌了。你家的姑娘长大了，该文面了……”

“是呀，阿妮是该文面了。阿嬷嘛，还是过些日子吧。”茂丁记着，也抬起头来看了看阳台。可不，在春天的阳光下，两个女儿正在收捡着背箩呢。接着，茂丁又转过身去，在陆陆续续到来的人群中，数点着茂顶氏族里的一个个名字。看哪一家的人来了，哪一家的人还没有来。

很快地，庭院里就挤满了人。茂丁看看氏族成员都已经来齐了，便一声吆喝，率领着大伙儿出了村寨，向葱茏茂密的山林走去。

今天，是茂顶氏族砍“香木朗”的日子。各家各户出的都是强壮的男劳动力。他们扛着砍刀和斧头，兴高采烈地跟着茂丁走。“香木朗”是独龙话，意思是火山地。也就是：先在一片山坡上把森林砍倒，晒干后，用火烧林木成灰烬，叫作“砍倒烧光法”。几天后，等灰晾得凉了，随即就在这片大火烧过的山地上播种包谷和稗子。种上一两年之后，肥力耗尽，就将这片火山地丢荒，歇上几年，待荒地上长出树木杂草，又将树木杂草砍倒烧光，再种上一年，又丢荒轮歇。这种原始的刀耕火种的山地，是以树木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条件，一般是第一年砍烧后的工地收成最好。由于独龙人种地时不再另施肥料，地力逐年消耗，所以，凡是去砍烧新的林地是件很重要的活动，人们都非常重视这个活儿，各家各户凡是能进行劳动的人都出动了。

此时，有的扛着斧头，有的挎着砍刀，都怀着去夺取新的丰收的愿望，兴高采烈地跟着氏族长茂丁走着。只有阿妮和阿嬷没有扛砍刀和斧头，而是背着背箩走在最后。背箩里放着烧水用的铤锅、背水用的竹筒以及喝水用的竹碗、木碗，不时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像是随意奏出的音乐。

本来独龙人一出家门，就喜欢喝清凉的山泉或是洁净的河水，那可解渴呢！可是，今天是砍火山地啊！谁也不能喝冷水的。独龙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说：砍火山地那天，喝了冷水，不但会招来暴风雨；过一会儿，砍倒在地里的那些大树和枝叶会烧不着火，肥不了地；而且，种上包谷和谷子之后也会被暴

雨山洪冲跑掉。所以，阿妮和阿嬷今天是专门来为砍火山地的人们烧开水喝的。

由于年复一年的毁林烧荒种火山地，茂顶氏族选定的火山地已经离他们居住的寨子越来越远了。走了好半天，人们才来到一片漫坡林地里。

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高大粗壮的乔木，有冷杉、红松；中间夹生着野茅树、麻栗树；低矮的是一丛丛旺盛的灌木，还有小红果树、紫草莓刺蓬、羊奶藤等盘绕其间。从上到下，繁茂的林木藤草，构成了一座绿色的迷宫。稀稀疏疏的阳光漏过密密层层枝叶，像点点晶莹的露水，泼洒在森林的空间和堆积着厚厚的腐叶的地上。大自然长年累月的造化，使这片林地变得异常肥沃。但是，要砍倒这片森林，在这块土地上耕种和收成，那又绝不是缺乏先进生产工具的独龙人一家一户所能办得到的，必须依靠整个氏族的集体力量，采取集体共耕的方式耕种。这就是：从砍伐树木森林，火烧林地；从平均出籽种，到播种、收割，直至平均分配谷物，都是在氏族长的领导下，由氏族成员共同进行的。

昨天，茂丁就领着氏族各家的家长来选定了这片林地。当时，按独龙人传统的风俗，由氏族长茂丁首先砍倒了一棵麻栗树作为“号”地的标志。接着，按参加集体共耕的户数的人头，砍了与人数相等的长短粗细都一样的树枝，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地上，这才悄悄地离去。

今天，进入这片林地之后，人们不约而同地停止了笑闹，鸦雀无声地鱼贯而行。各人脸上的表情，也大多不一样。有的在期待着喜悦，有的在准备承受失望的打击。他们不知道神秘莫测的山鬼，会不会允许他们在这几种火山地。

阿妮和阿嬷正走着，忽然，队伍前头发出了欢呼声：

“吁唏唏……”

“啊哈哈……”

阿妮和阿嬷被这欢呼的声浪振奋了，急忙找了条捷径跑了上去。

她俩挤进围观的人群里，一眼就看见昨天排列着的那些树枝，仍然整整齐齐的，没有被野兽或是风雨把它们弄乱。这就说明，山鬼允许他们在这几种火山地了。

茂丁今年第一次为氏族选的“夺木古”（公有共耕地），就这么顺利地决定，他感到高兴极了。他手舞足蹈的，像过什么节日一样。他吆喝人们，分别组成几个砍大树的劳动组；其余的，就安排他们砍小树和灌木林。整个劳动分工进行得井然有序，表现了茂丁在氏族中的威望和组织生产的能力。

独龙族的社会目前仍处在家庭公社的群体阶段。社会组织以“克恩”，即血缘村落为基本单位。茂顶氏族，既是一个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父系氏族集团，又是一个自然村寨的行政组织。所以，茂丁既是氏族长，又是茂顶寨当然的生产队长。这种特殊而合法的身份，使他在管理村寨、组织生产上具有高度

的威望和无可争辩的权力。不过，在氏族长和生产队长的头衔之上，他首先还是一个普通而强悍的劳动者。他这么重视这片被称为“夺木古”的集体公有共耕地，不仅因为这种耕地占他们整个氏族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而且还由于这种耕地和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在独龙人的农业劳动收获中占有赖以生活的主要地位。至于被独龙人称为“夺木奢”的第二种占有土地的生产关系，则是属于几家伙有的共耕地，那要等到整个氏族集团所有的“夺木古”耕地的砍伐、烧荒和播种的生产完成以后，才能由伙有的几户人家去进行耕种。独龙人第三种占有土地的形态，那就是属于各家房前屋后私有的“结白”（即园地）和比较固定的熟地——“斯蒙木朗”（俗称为“水冬瓜树地”，即被私人种上可移栽成活的一种水冬瓜树作为占有标志）的少量土地了。独龙族这种从集体所有的到几户所有的和私人所有的三种共存的占有耕地制和进行劳动生产的形态，是他们社会发展中农业劳动的一种特殊的相互依赖和补充。由于传统的美德和血缘氏族的组织关系，人们对集体耕地“夺木古”的开发，仍然是十分卖力的。特别是那些身强力壮的劳动力，都争着去砍伐那些粗壮的大树。他们都以争到艰苦繁重的活计为光荣。

此时，这一片“咣咣——当当”回应的伐木声，在茂丁听来，仿佛是一种豪迈、壮美的音乐。这种原始的音响，使茂丁激动了。他拉起披在身上的独龙毯的一角，揩着额头上湿浸浸的汗

水，来到女儿身边。

这会儿，阿妮和阿嬷已经从山沟里捡来三块平整的石头，垒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烧火灶。一口轻便的大镬锅支在三角灶上，灶膛堆放着从森林里找来的干柴火。茂丁对两个女儿的勤快感到高兴。看来，她们是忠于职守的。

“阿妮、阿嬷，去年砍火山地时，是你阿妈负责烧开水给大家喝。今年，你们长大了，头一次负责烧开水，可要留下好名声啊！”

“阿爸，不就是找来最甜美的山泉吗？”阿嬷格格格地笑着，把竹筒装进竹箩里，背上背箩，拉起阿姐的手，去山谷里找泉水去了。

森林里多么美啊！树枝上披挂着的淡绿色的瓔珞，挽着轻柔的纱巾。火红色的马樱花，好似一团团云霞。布谷鸟站在苍翠的红杉树上，翘起灰蓝色的小尾巴，发出一声声欢快而悠扬的啼鸣：

“布谷！布谷……”

阿妮和阿嬷为了不辜负布谷鸟的殷勤叫鸣，便抬起头来，大声地回应着，仿佛是二重唱：

“知道啦！知道啦！我们要播种啦……”

山谷里的溪水，铮铮淙淙，叮叮咚咚，在舒畅地流淌着，仿佛是春姑娘从高黎贡山撒下来的一条银光闪闪的琴弦，被沟沟坎坎的手指拨动了。

这春天里的悦耳的音响，斑斓的色彩，清新空气，使阿妮和阿嬷仿佛是进入仙境般的天地，感到欣喜不已。

“哪一条山泉最甜美呢？”阿妮看着那泛着水花的山泉，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是啊，又不能先喝一口冷水尝一尝。”阿嬷撒娇地摇了摇身上的背篓，“听听山泉流淌的声音，能知道哪股山泉好喝吗？”

“哦，阿妹，看颜色，准可以知道山泉美不美……”

阿妮和阿嬷看了第一条山泉，溪涧里落叶太多，泉水幽暗，肯定不好喝。她们又看了第二条山泉，有些发红，那是因为它冲刷着泥土……

来到第三条山泉面前，阿妮和阿嬷都高兴地停住了。白沙铺底，泉水清澈，那明朗的水花好似在喷发一阵阵野花的清香……

山泉在这儿绕了一道小弯，被深情的小池潭挽留住了。圆圆的深潭，像一面明亮的镜子，把阿妮和阿嬷的笑脸清清楚楚地倒映在水里。

森林里不时传来一棵棵大树被砍倒时发出的嘎嘎嘎的声音。这声音没有惊扰山泉的宁静。阿妮和阿嬷就像照镜子一样，站在泉水边，欣赏着自己美丽的面影……

阿妮和阿嬷仿佛是学着春姑娘用太阳和月亮照射容貌一样，都看呆了。就在这时，有两个人向她们走了过来，她们都没有发觉……

二、文 面

一朵马樱花被抛到池潭里，马樱花映红了泉水，粼粼的光波，荡碎了阿妮和阿楠的身影。

阿妮和阿楠急忙转过身来，一看，原来是边防连连长杨月堂和卫生员小李。她俩害羞地蒙住脸，嘻嘻嘻地笑着蹲了下去。

“哟，阿妮和阿楠长大了，把泉水当镜子照了……”杨月堂来到了泉水边。

“杨叔叔，你会笑我和阿妹吗？”阿妮说着，站了起来，双手还蒙住脸，只有眼睛在指缝间闪闪发光。

“笑哪样？”杨月堂习惯地正了正军帽，“我当连长的，每天还要照镜子，检查军容风纪呢！你们小姑娘家，照照镜子，有哪里不好的？何况，泉水又这么的明亮……”

“泉水再清，也没有镜子好。我和阿姐，还没有一面镜子呢。”阿楠说完了这话，又感到后悔了，“我阿爸说，等我长大了，给我们买。大雪封山这么久，驮运百货的马帮，一直进不了独

龙江……”

“哦，是这样……”杨月堂的心不禁颤动了。他心里明白：过去，独龙人贫穷，小姑娘买不起镜子。成年的妇女们，由于文了面，也不愿照镜子，所以，独龙江唯一的一个百货公司进货时，常常忽略了镜子。对商业部门来说，也许这是一件小事。但对阿妮和阿嬷来说，就不能不是一件大事了。沉思片刻之后，杨月堂才问道：“阿妮、阿嬷，今晚上，你们都要来连里上夜校吗？”

“是啊！”阿妮点了点头，“每次上夜校，刮风下雨，我和阿嬷都没有迟到过。”

“那好，今晚放学的时候，你们稍等我一会儿。”杨月堂向卫生员小李摆了摆手，“走吧，我们到砍火山地那边看看去……”

阿嬷毕竟比姐姐小两岁，便追了两步上来，一把拉住了杨月堂的袖子，笑咪咪地问道：

“杨叔叔，有哪样事？”

“到时候，你就晓得啦！”杨月堂故意严肃地说道，“这是军事秘密，暂时不能告诉你们。”

看着杨月堂和小李消失在密林中，阿嬷才转身回到泉水边。这会儿，那朵火红的马樱花，已被清泉带到下游去了，只在水面上留下一片激荡的光彩。阿嬷和阿妮蹲在水潭边，把一个个竹筒都灌满了泉水。接着，又将盛满了泉水的竹筒，竖直放进了背篓里。

阿妮和阿嬷额头顶着背带，脊梁背着竹箩，向砍火山地的人们走去……一路上，都听到各种鸟儿在林中婉转啼鸣。她俩在心里猜着杨月堂说的“军事秘密”，默默走着。除了鸟儿的歌唱，还有泉水在竹筒里发出咣咣当当的响声。仿佛泉水是顺着她俩的脚印、沿着她俩的脊梁在缓缓地向前流淌……

“嘎嘎嘎……喇啦啦……”这震动森林的响声说明火山地那边又有几棵大树被砍倒了。她们知道，砍大树、出大汗的人们多么需要这甜美的泉水啊！于是，她们加快了脚步……

晚上，月亮刚刚爬上竹梢，阿妮和阿嬷就来到了边防连俱乐部上夜校。

下课以后，阿妮和阿嬷在门前点燃了火把，火光把她俩洋溢着希望的笑脸映成两朵红花。正在期待的顾盼中，杨月堂连长走来了。

“杨叔叔，什么军事秘密呀？让我和阿姐猜了好久……”阿嬷手上举着的火把，火苗被夜风吹向一边，呼啦啦地拂动着。

杨月堂忍不住笑了。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用宽大的手掌握住，再伸出手来，“给！我送你们两姐妹一潭清清的泉水！”

“啊！是小镜子……”阿嬷接过那明晃晃的物品，高兴得跳了起来。

阿妮有些羞涩，站在妹妹的背后，忸怩着说道：“杨叔叔，我阿爸，会准我们要吗？”